

正在受到抨击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Piet de Klerk

这项全球性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足够强大吗？



进入“原子用于和平”时代15年后，爱尔兰在1968年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第一个签署了这项全球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从那以后，又有180多个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了这项条约，其中大部分是在冷战时期加入的。它们明白它们的安全系于没有核弹，并且承诺致力于各地的核裁军。

它们共同承诺，要使这个全球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成为历史上最广泛接受的军备控制协议，核合作的基石。加入这项条约的国家正式放弃原子用于军事，并且必须接受IAEA对其核活动的保障，以便进行检查。

但是这项条约正在受到抨击，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不再适应这个时代，说它不能够防止缔约国任意破坏条约，或者保证那些有核野心或核武库的缔约国实际忠实于它们的承诺。三个关键国家——已经试验过原子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被怀疑有原子弹的以色列——哪一个都没有被吸引加入到缔约国的行列。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NPT已经过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条约及其相关体制正受到压力，它的脆弱情形急需关注。

这场辩论是重要而及时的——条约在2005年要接受国际审议，各国已经在为此做准备。

今天的一个大问题是，NPT是否强大到足以在变化了的世界安全环境中遏制核武器。IAEA的一名前高级官员审视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情景。

变化了的环境

两年来，几个重要的事态发展增加了对不扩散体制

的压力。首先是“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9·11”袭击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核恐怖主义的恐惧，这倒不是因为恐怖分子使用了多么先进的武器，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们为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所做的周密准备。有报道说，本·拉登曾试图把手伸向前苏联的核武器，这种报道虽从未得到证实，但却加剧了这种恐惧。

众所周知，美国随后向恐怖主义宣战。由于把恐怖分子与窝藏或资助他们的政权等同起来，这项政策不仅将矛头指向亚国家集团，而且指向在美国看来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的国家。因此，2002年1月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到了“邪恶轴心”。

无需分析美国政策的是非曲直，重要的是回顾一下所提到的三个国家——伊拉克、朝鲜和伊朗——事态发展，它们也增加了对不扩散体制的压力（见下页方框内容）。

正在受到抨击的 NPT

“9·11”事件和上面提到的地区事态发展对不扩散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更强硬的政策。美国2002年12月发表的《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特别强调了“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虽然“反扩散”至少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有着更突出的作用。

因为“我们不能总是成功地防止和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的扩散，”12月的报告说，“所以美国的军事机构和适当的民事机构必须具有全面的行动能力来对付国家和恐怖分子威胁使用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美国、我们的军队、朋友和盟友”。

前面所述的事态发展也使NPT受到抨击。2003年

伊拉克

随着2002年9月伊拉克同意视察人员返回伊拉克和随后安理会在2002年11月通过第1441号决议，事情似乎走上正轨。IAEA开始回答1998—2002年它不在伊拉克现场期间伊拉克有没有恢复核武器计划的问题。

IAEA视察人员已经在文件中记录到，NPT缔约国伊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一项秘密核计划，违背了它的承诺。到1997年，IAEA已经掌握了伊拉克1991年以前秘密核武器计划的全貌，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监督了计划的销毁。

朝鲜

2001年初，朝美1994年《框架协议》的援助似乎已经落实。协议中为交换朝鲜核计划冻结而许诺的两座轻水堆之一已经开始实际建造。到了必须安装关键核部件的时候——大约在2005年——朝鲜就要完全履行它的NPT保障义务。

然而就在接近关键时刻，一个新的危机发生了——朝鲜承认它已经开始了一项铀富集计划，据美国说该计划是用于武器目的的。于是发生了一场危机，其中，朝鲜在2002年底驱逐了IAEA视察员，在2003年初决定退出NPT。

2003年3月，IAEA理事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到2003年3月最后一轮视察停止时，IAEA已经得出结论，尽管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没有核武器计划复活的迹象。然而这个结论没有阻止住美国领导的对伊战争。

关于战争起因的报道很多。我在这里只指出一点：战前，有人对IAEA视察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人们也许会记得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话：“问题不在于视察人员要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多久；问题是萨达姆什么时候打开电灯。”认为在伊拉克的（核）视察体制有效的观点，现在因为一直没有发现核计划的迹象，才重新慢慢得到承认。

了此事。理事会的结论是，IAEA与朝鲜的保障协定是具有约束性的，是有效的，朝鲜在进一步违反协定。这就是目前问题的所在。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朝鲜退出NPT，第一次有一个国家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事实突出了条约的弱点。另外，在安理会内关于如何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的意见分歧——与1993年IAEA理事会第一次把朝鲜问题提到安理会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已经引起对遵守条约的强制性的怀疑。2003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6方会谈虽然让人们感到有些乐观，然而解决问题的外交途径显然仍十分漫长。同时，朝鲜事实上在随意处理其5MW反应堆的乏燃料。

伊朗

从决定建造布什尔反应堆和伊斯法罕燃料循环设施起，伊朗显然就有了一项扩大的核计划。2002年8月对几座新的燃料循环设施的披露确实令人惊讶。

2003年2月IAEA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访问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座设施——一座大型富集厂。访问期间，伊朗当局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口过一些核材料，但从未申报过。他们进一步说明了他们的核设施，包括铀富集和重水生产设施。

有了这些设施，伊朗就会任意使用整个燃料循

环。它产生的“突发”潜力——制造出核武器的一条可能捷径——已经引起关注，即使如伊朗领导人反复强调的那样目前的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

IAEA目前正下大力核查伊朗计划及其历史。正如巴拉迪博士在2003年11月机构理事会上所报告的那样，IAEA能否就伊朗核计划的性质和伊朗申报核活动的正确性与完整性得出结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完全实施伊朗已经与IAEA缔结的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这种议定书一旦在法律上生效，IAEA便有权收到更多资料、在更多的场所进行核查和更多地实施环境取样。